

三毛文学手稿特展亮相浙江文学馆—— 心海不涸 墨痕如沙

潮声 | 执笔 高心同



荷西的姐姐卡门(右)和妹妹伊斯帖(左)打卡三毛特展。

朱军军供图



三毛特展上的一个“打卡点”。

记者 高心同 摄



观众拍摄三毛故事中的骆驼头骨及黄沙。

记者 高心同 摄

“每想你一次，天上飘落一粒沙，从此形成了撒哈拉。”
三毛《撒哈拉的故事》广为读者熟知，以至于提起撒哈拉，人们脑海中便自然浮现出她在大漠中的洒脱身影。她留下的“这粒沙”，正激起之江大地的文化涟漪。第五届三毛散文奖文学周核心活动“心海之歌——三毛文学手稿特展”(以下简称“三毛特展”)正在浙江文学馆亮相，特展上随处可见“撒哈拉元素”。

近日，展出迎来了两位特别的西班牙访客——三毛丈夫荷西的姐姐卡门与妹妹伊斯帖，她们不远万里奔赴浙江观展，只为一睹三毛与荷西的往昔印记，并在展区场景“撒哈拉小屋”中的信箱里留言，表达对三毛与荷西的深切思念。

三毛，这位性情洒脱、浪迹天涯的“侠女”，她的作品不仅在华语世界广泛流传，也在遥远的西班牙留下了深刻的印记。一场展览的背后，藏着哪些三毛故事？西班牙来客不远万里打卡，又牵系着何种情愫？几十年前的诗意图与浪漫，当下还能引发年轻人的共鸣吗？

亲爱的三毛，你好

“亲爱的三毛，你好。”
时隔30余年，这句常出现在三毛散文集《亲爱的三毛》里读者来信的开头，又出现在三毛特展的留言区中。

来到这里，好似缓缓启封，读一封三毛为世界留下的情书。这正是很多人的心愿所在。

“不要问我从哪里来，我的故乡在远方。为什么流浪，流浪远方，流浪……”伴着一曲三毛作词的《橄榄树》，观众在70多页原版手稿以及三毛其他遗物前安静驻足，不时拿起手机拍照。

“我活一世比常人活十世还多。”“天下万物的来和去，都有他的时间”……见字如晤，那些笔迹、字句，让她率性、热烈的声音如从滚滚红尘中来，又散进大漠黄烟里。

三毛的手迹，她的照片、护照、驾照、银行存折，阿雍小城的手绘地图，她起名为“小猪”的牛皮手提包，她称之为“第一个奴隶”的羊皮鼓……展览一角，陈列着大大小小的“三毛物语”，仿佛她的行李箱跨越时空敞开着，而她又开启了一场远行。

现场颇引人瞩目的，是展厅中央的一副骆驼头骨和一瓶瓶黄沙。

熟悉三毛的读者朋友都知道，骆驼头骨是荷西淘了大半个沙漠，送给三毛的结婚礼物。它还是书中那个让三毛兴奋的模样：“惨白的骨头很完整地合在一起，一大排牙齿正龇牙咧嘴地对着我，眼睛是两个大黑洞。”那个三毛与荷西成婚的午后也在眼前鲜活：三毛掐了把香菜别在草帽上，“漫漫的黄沙，无边而庞大的天空”，在这样的背景中，一对眷侣行于沙漠。

“我坐了近2个小时地铁，第3次来看这个展，只为奔赴一场青春的约会。”观众王瑾放下展馆的三毛故事朗读装置告诉记者，自己喜爱了35年的这位作家，更像一位老友。一篇篇手稿、一件件物样，勾起了她年少时的记忆，比如，17岁在《港台文学选刊》中首次读到《万水千山走遍》的选段；1991年那个夜晚大雪纷飞，收到三毛离世消息的她伏在晚自习的课桌上，把眼泪流进臂弯。三毛走后，王瑾开始在报纸上发表散文，特地去沙漠旅游。而多年以后的此刻，在展馆凝视着三毛照片的她，眼底仍荡漾着温柔：“面向世界的这扇窗户，最初正是三毛为我打开的。”



三毛与荷西
浙江文学馆供图



三毛特展一角。

记者 高心同 摄



4月20日，第五届“三毛散文奖”在舟山定海颁奖。图为获奖作者参观三毛祖居。通讯员 姚峰 摄

撒哈拉的沙粒，化作浙里星辰

三毛生于巴渝山城，长于宝岛台湾，一生漂泊，足迹遍布万水千山。为何会在浙江这片土地上举办三毛特展？

因为她的根，在“浙”里。

浙江舟山，定海区小沙街道，这是陈懋平(三毛本名)的故土。1989年，她坐着轮渡抵达这片祖辈生活过的土地，擦着眼泪记下重逢的时刻：“1989年4月20号6点差7分”。拥乡亲、讲乡音，碰杯、流泪、欢笑，她用舟山的水洗去风尘，看祖辈生活的地方，和血脉深处的“小沙女”初次相遇。

杭州，也是三毛的故地。她曾来过杭州两次，第一次是1989年4月访问浙江美术学院。第二次是1990年，曾在花家山宾馆入住。

“虽然素未谋面，但我和三毛缘分不浅。我的相册中有一张照片，童年的我站在南山路上。照片背后标着1989年，那年我3岁。那一年，三毛也在南山路上。后来，我研究了三毛传记，得知杭州是三毛最喜欢的城市之一。”在三毛特展上，记者偶遇了前来逛展的《三毛·人间倦客》的作者竹雪芹(笔名)。彼时，她正站在三毛散文《说说》的手稿边，为读者签售自己的新书《谁入钱塘棹雪来》。

浙江文学馆陈列外联部潘昕媛介绍，本次特展以“人生行迹、文学创作、歌曲影视、故乡情缘”四大篇章为脉络，着重凸显三毛

的文学造诣与浙江渊源，全景式展现她丰盈深邃的传奇人生与文学世界。这是浙江文学馆开馆以来首个女性作家专题展，将持续至6月。

“这是三毛的相关展品首次走出舟山博物馆，也是三毛文学周成功举办五届之后，首次走出舟山，来杭州续写篇章。”浙江文学馆馆长程士庆告诉记者，未来，三毛散文奖的标志将永久陈列于浙江文学馆，这座承载着三毛文学记忆的展馆，也将继续讲述她的故事。

在特展现场，记者还碰到了三毛散文奖的获奖者。

“能凭《北京烟树》获得第五届‘三毛散文奖·新锐奖’，我深感荣幸。”青年作家侯磊表示，手捧浙江三大文学奖之一的三毛散文奖奖杯，这份殊荣既是对散文传统致敬，也是对自己多年文学创作的肯定。

前不久，和许多受邀嘉宾一样，侯磊专程赶往三毛故乡舟山定海，走进小沙三毛文化村，在三毛祖居看一看，转一转。在这座四合院里，大家驻足观看《三毛寻根记》返乡纪录片。最后，众人在三毛文化公园种下橄榄树，将挂牌刻着自己名字的树一一栽下，期许多年后重访，共赏这片承载文学情谊的纪念之林。

“这也是三毛的魅力所在，只需一个名字，就能引来天南地北的人。”竹雪芹感慨道。

“三毛是带我去远方的人，今天我带远方的人来寻她的影子”

“有幸认识了三毛，她为我们一代人打开了世界之窗。”这是记者采访时，很多人共同的心声。

三毛特展还有两位特别的远客——荷西的姐姐卡门和妹妹伊斯帖。

“两年前，三毛读书会另一位发起人赴西班牙拜访荷西亲属时，得知他们怀着到三毛故土看看的夙愿。今年4月，我陪卡门姐妹循着三毛的江南足迹，走过上海、杭州、乌镇、苏州与南京。”三毛读书会联合创始人朱军军告诉记者，他们原计划4月23日上海活动后前往重庆探访三毛出生地，却因76岁的卡门突发身体不适，临时调整路线。

途中，他们聊起荷西赠予三毛的骆驼头骨，姐妹俩遗憾从未亲睹实物。朱军军当即调转方向，带她们奔赴杭州，直奔浙江文学馆。抵达时已近黄昏，众人沉浸于文学馆的手稿与旧照间，直至馆里灯光渐次熄灭。

当荷西的姐妹在展柜前见到骆驼头骨时，她们停下了脚步：“这是真的吗？”得到肯定答复后，伊斯帖隔着展柜玻璃认真端详起来，小声呢喃道：“是哥哥送给三毛的礼物啊。”随即，伊斯帖将手机递给朱军军：“请替我们和它留一张影吧。”镜头里，撒哈拉的沙与江南美景，远渡重洋的思念与尘封的昨天，在时空的裂隙中悄然相逢。

其实，对朱军军来说，那些三毛的展品，早已是“老朋友”。他如数家珍：

那具骆驼头骨常年珍藏于舟山博物馆，朱军军已两次从嘉兴驱车来杭观展，只为一睹这件承载撒哈拉记忆的展品；展柜里“浮生如梦”的题字，墨痕犹染江南烟雨，而它恰是三毛在苏州提笔之作，完整的原文为“浮生如梦，人生如戏”。他说，这是三毛人生的注脚……

“追三毛”这个习惯，朱军军已延续多年。2017年，他循着三毛的文字脉络，跨

越山海，从摩洛哥的苍茫戈壁，到撒哈拉的阿雍小镇，再至西班牙加那利群岛的蔚蓝海岸，一步一个脚印复刻着心中偶像的足迹。

为什么这么做？当记者抛出这个问题，他沉默了一会儿，并没有直接回答。再开口，他只是继续述说着一些和三毛相关的人与事。

“还记得三毛书里写的星宏吗？那个小学得了脆骨症、只能躺着的孩子，三毛认他当干弟弟，给他寄信、买轮椅……”

前年新年，朱军军委托三毛读书会的一个朋友去看望星宏，临走时往他兜里塞了个红包。

他又提到另一个三毛读者——广西姑娘赖敏。她患了罕见的“企鹅病”，和丈夫丁一舟带着一只狗，开着一辆车，从柳州到拉萨，一路环游4000多公里。后来，朱军军特意飞了趟四川理塘，在高原小城的阳光里，和赖敏并坐谈天，给她送上祝福。

或许，他在延续三毛的某种气息。又或许，他心中早已不需要原因。

“曾经，我是一个县城少年，目光所及只有家乡的草木砖瓦。是那个在大学图书馆的一个下午，我翻开《撒哈拉的故事》，才知道世界原来那么广阔。三毛是带我去远方的人，今天，我带着远方的人来浙江寻她的影子啦。”朱军军说。

远方，还激荡着三毛的回响。

在第五届三毛散文奖颁奖晚会上，西班牙加那利群岛华侨、加那利中国文化促进会会长韩彩云在台下听着颁奖词红了眼眶，感慨道：“三毛的文字能跨过山海，我们也要让她的奖走向西班牙。定海是三毛血脉的起点，三毛与荷西生活多年的加那利群岛是她的第二故乡。我们正在策划相关的文化活动，让两地牵起手来。”

流浪的三毛，跨越万水千山，回家吧。

观展印象

“三毛”成为一个意象，指向万水千山

浙江文学馆的“心海之歌——三毛文学手稿特展”最近迎来了两位特殊观众——三毛丈夫荷西的姐姐卡门与妹妹伊斯帖。

展览现场，她们驻足于展区场景“撒哈拉小屋”里，对着弟弟荷西与三毛的结婚照片久久凝望，指尖轻抚过两位家人的明媚笑容，还在信箱里投递了对至亲的深切思念。以下是以浙江大学外国语学院左雅副教授翻译的她们的留言：

“我从未想过能够远行至此，见证了中国对你的喜爱。你和荷西永驻我们心间。”——卡门

“我从未想过自己会来到中国，谈论并追寻你的足迹，唤起关于你和荷西的回忆。在荷西离世后，我多么希望能够继续见到你。”——伊斯帖

她们的话语饱含深情，让这场展览承载了更深厚的情感。

一同被取出信箱的，还有上百封观众手写的明信片。这些带着温度的文字，是不同年代、不同人群对三毛的深情告白——

“在我的高中时代，你的文字陪伴了无数个日夜。非常喜欢你的故事，你是救赎的天使，是自由的精灵，我愿意相信你会在另一个世界里永远幸福！”

“你在天上还好吗？一定有一颗星星是为你化作的，守护着你爱的人与故乡。Echo，

永远想念你，永远爱你。”

“年轻的我们，读着三毛的文字怀揣着诗和远方的向往，而长大的你，是否如她一样，抵达了万水千山？”

“感谢你选择写下了这些事，我的脚步无法丈量的地方，你的文字让我读到了。你是我素未谋面的天才朋友，让我意识到什么是自由。你永远给我力量。”

“希望有一天也可以像你一样，怀着真诚，万水千山走遍。安好！”

“今年对我来说是人生中很重要的一年，我要换掉第一份工作了，虽然我还没有想好后面的路怎么走，但我觉得应该像你一样，勇敢去走，相信自会有更好的安排，也希望我今后的人生更加热烈、自由、真诚。”

.....

在这里，“三毛”成为一个意象，指向撒哈拉，指向马德里，指向万水千山。

在这里，你可以跟随三毛的脚步，感受她的浪漫与洒脱；也可以在荷西家人的足迹中，触摸那段跨国界的动人爱情。

“撒哈拉小屋”中的信箱，还在等待你写下自己的故事。

(浙江文学馆展陈外联部潘昕媛整理)